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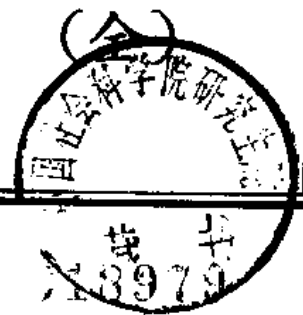
docriver.com
入駐商家
在文川網搜索古籍書城 获取更多電子書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四七號

據民國黃元直修劉達式纂
民國十一年鉛印本
影印

雲南省

元江志稿



90/LS 2/5
sk 67/06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壹一版

元江志稿

全一册

定價：新台幣二八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概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離，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圍，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元江志稿

石屏袁嘉穀署

民國拾壹年開智

印刷有限公司印

元江志稿序

修國史者徵諸省志脩省志者徵諸郡志脩郡志者徵諸縣志縣志之所重在詳不在簡苟縣志不詳則郡志無所取資等而上之至於省志國史其不免於挂漏無疑矣故縣

元江志稿

序

一

志以詳為重縣志不詳於是乎備史者乃棄志而取私家之傳述亦勢有必至者也元江為滇之要邑古無志志之成僅三見初成於康熙甲午郡守章公人也繼成於道光丙戌刺史廣公石如自後百餘年間無繼起

而為之者今戊午南浦黃君礪汝

來令是邑乃續脩之其纂輯甚詳匪但近今時局之遷變政治之更張足以資後來考鏡即舊志所有者亦為之訂其訛補其缺蓋深知縣志關係之重故其用力之勤

元江志稿

序

二

如此嗚呼今人唯不知縣志之重故闕情者多矣黃君豈不賢於人哉果天下之邑侯皆如黃君凡令其地即脩其志則郡志省志得所取資以供國史之采擇何至地方掌故渙然散佚而不可考也抑予更有

欲質其疑者創言云元江舊為府旋
更為州今改縣本志不以府州縣等
名統目曰元江以免紛歧衝突是誠
良工心苦矣第因時制宜因地制宜
今既縣之矣似祿縣志為宜但曰元
江則此江流域非縣界所能限不

元江志稿

序

三

幾難循名而責實乎此予所欲質
諸黃君而深冀黃君有以釋吾疑
也辛酉七月昆明陳榮昌序

元江志稿序

章實齋以州縣志乘比於古者列國史書識者雖為竊以為志之基必一邑之志有完書而後國史之採乃實據故鄭漁仲謂須老於掌故者為之有北平爾恭敏所得粹稿之范成大之吳郡志王鏊之姑蘇志暨康海之武功韓邦彥之朝邑當時之既藉稱善後猶不免

元江志序

人摘而疵之甚矣志之不輕於修而其難尤在體例也滇隸邊隅文獻久矣而元江尤俯覓徽庶漢以前事既無稽宋元以後雖多所著又畧而未詳語建置則輿地之沿革雜清語曰賦則開墾之征收代異檔案付諸而官師夫考流傳見佚而藝文鮮收苟犯有賢者志得以善其業我知余夙涉文圖多收方志之多閱久欲求二三通人碩士相

元江志序

與講明而切訂之只以戎馬倥傯有去未遑今歲甫由粵旋滇而黃君礪沁即以其所刊之元江志稿見示并索及序夫既責事可辭又方百以待理有不暇再典之責權士第念當此軍警肅日黃君獨能於公務之餘慨然收殘拾墜以存文獻於縉帟而賢於什伯庸史述矣因略舉修志之例而其餘固於史者大以為後之修者告

二

并以歸而質之黃君

民國壬戌年五月夏月之中游會澤唐繼堯序於五華山印署

元江縣志序

國家政治之隆污視乎親民官吏之賢否方世之盛也仕途澄清吏盡只責民樂其利則君主圖善書以褒美之史冊特書以稱揚之其不率職去罰如例及其衰也仕途冗雜姦猾倖進竊舉不行而民生之道苦矣此伊古

元江志稿 序

裁籍可致而見者民國以來固是不競者省區莫不張皇於兵事補苴於餉需所謂親民官吏之賢否教無餘力以加整飭於是蕭艾並進良窳雜陳其巧者不過修飾以飾工否則敷衍以求多事而已求能實心任事者殆不數觀嗚呼此吏治之所以日趨於

南浦黃君礪汝初知元謀縣事元謀

巖邑也而治匪輯民興學廣教之政俱舉民惟恐其去及調任元以又以其治元謀者治之而治匪興學加勤焉後於改暇糾邑之績學士輯修元江縣志成書視舊志加詳而體例採錄尤較於慎一邑之掌故風物得以秩然

元江志稿 序

繁邑俾邑之士民其夫後之繼任邑者有所資以存政其者利當興其者弊當革斯至於政進優良而後已固不僅存文化學術與表之迹于千百年及也黃君可不謂賢矣乎余曩時黃君拘儒者固決其必有以見異於今世仕者之林歟是書及訪其

政績著率宿願之示處也

姚安由雲龍

元江卷稿序

三

元江志序

元江縣知事黃君礪汝修志稿成請叙於余
余暇披覽知其致力堅且厚採集博而精
故彙為之敘曰章濤為謂史家之書有著作
有纂輯著作之史自采而選絕不多見纂輯
之史則以博雅為可以一掌必存案據為歸

元江志稿 叙

又盛稱周書昌與李南澗修曆城縣志無不
穿不著來歷蓋著史無不先以採集採集既
博然後按而類列之加以筆削斯則馬班紀
傳溫公編年準乎春秋之意而晉為所謂著
作之史是也至元縣之志本無煩以兩董自居
特纂其要紀其要期于百年後有人知元化

學術興衰之迹此實為所謂纂輯之史是也

故博覽精思非著作無由見其美歟陳夏
非纂輯要由得其真志之書記也古者左史
記言右史記事常不離乎君之左右然則式
可不慎歟黃君此書徵引蒐羅自漢唐史籍

元江志稿 叙

以至於近代名人之作又別以案冊採訪補
其不足深得筆削古義而建設志沿革式門
元為典重考元史地理志云元江路古西南
夷地今元江梁州之西南又當在異水之西
南也阿夏諸部蠻自管瓊之憲宗四年內附
七年叛率諸龍築城以拒命至元十三年

遷立元江府以羈縻之二十五年命雲南王討平之割羅槃馬籠步日思磨羅丑羅陀步騰步竭名威名陽穀柘你陀十二部在威遠元江路設府羈縻以元世祖神武之資猶不可平賽典赤瞻思丁平羣雲南建禮儀之節講經史之學文風始闢而傳稱德服羅槃甸

元江志稿 序

三

可也羅槃甸叛征之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典赤不可遣使以理論之羅槃主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典赤又不可俄而將卒奔乘城進攻者賽典赤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

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營請俟城下之曰汝可羅槃主聞之曰平章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以此見往時土著人民之曠悍而賽典赤之功偉矣羅槃甸即步魯合谷便之羅火甸地理志之羅

元江志稿 序

四

槃與馬籠步日諸部於至元二十五年割羅元江者也志書但及羅火甸之亂百密一疏余故詳為補之俾無遺憾云民國十年四月劍川周鍾嶽叙

元江志序

縣自宋降重志纂洎今版邑缺者十不四五出
志舊詳古志詳今竊謂古詳便徵文獻
今詳利研政學之者未容侮歷惟博徵慎載
崇實黜蕩乃能信今存後而地方經濟窮
樞生計之近况尤須加意搜撫以備有志康
庶之厚民生者之探討體份必順時損益

元江志序

無庸斷之于古式耳黃古之編法守元江
修志成於穆徵余序受而覽之為卷三十
為志十三志地輿建設有治食貨名有武
備職官初紀人物烈士種族藝文附雜志
志裁臚前志舊籍者甄錄采訪檔案者亦
半徵文獻研政學咸之取資多視嗜古存今
有偏執者為有別矣猶有取者元邑為古樞

邊烟障地迨坤陽日拓始漸內移陸路由景
邁果東入滇徑劫海思茅竄腹部水路由河
曰老街入滇徑靈耗上竄西南為元邑均為
必徑之地當衝要故前置趾置府置州統稱
巖邑今雖邊燧不警以備豫銷萌仍當固守
守謀生聚積甚山川料其民物以早為之所
惜兵燹迭乘章氏祀氏府志散佚廣氏州志

元江志序

存者不寡而歷未當者又鮮能補闕拾遺為
新志續志之編輯故亟覓一完備著述按而
索之便籌壹是而不可得孺法獨能蒐之秘
笈擷之鐫也誠之在老於漢徑管成也上表為
前此所未曾有也惟可供固守謀生聚者之
查稽邦人士辨民族考生物象家乘均於引端
于善政之著功為稱首特以此時日愈積則作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愈積析理愈密供莫給求自應以次增進倘
歷年稍久復能潤查測量化分地其於實繁其
圖表趨重比之兩省界屬辭為用益宏然必存
諸章實齋於能雜陳貴決擇之取林茂貞考
核求精以審是之說以從之于庶可博徵慎載
崇實點為信今信之名著云

民國十一年六月昆明吳珉序

元江志序

三

元江志序

元江古西南夷元設路明置府紀載
絕少前清康熙甲午郡守章公人也
始纂志道光丙戌州侯廣公石如續
修之益臻明脩道光而後踵修之人
一切典章文物遂付闕如民國六年

元江志稿

序

一

余由蒙自道任奉調分巡普洱首途
元江觀風問俗道光以後文獻無徵
深為之惜焉明年南浦黃君礪汝權
篆斯邑下車伊始他務未遑亟於徵
文考獻以為施政之資而又慮舊志
殘缺近事湮沒上無以遠紹前修下

無以昭茲來許慨然與邦人士設志

局修纂實獲我心越二年書成都三
十卷內分十三部閱之綱舉目張言
簡意賅炳炳麟麟卓然成一家言後
之人欲有所攷鏡以知元江土地之
廣狹政治之興廢人民物產之隆替

元江志稿

序

二

舍此其奚適也嗟乎天下事之廢於
因循者何限視官如傳舍地方一切
利病漠不關懷即有人為之請求興
除不曰艱於籌款則曰姑徐有待至
於修纂志乘勞心志費財力需時日
困難倍蓰他事匪特無才學識三者

之人不能有為卽具有才學識者亦多疲玩不欲為之或為焉而不能竟礪汝苦心毅力不憚煩勞始終如一卒成此鴻篇鉅製當此維新時代庶政待理安得人盡礪汝出而釐治之也余觀其書知其政爰為之序以為

元江志稿

序

三

有位者風焉

民國十年五月石屏丁兆冠敘於普

洱道署

元江志序

元江滇之極南邊隅也古名惠籠
甸又號因遠部或謂滇之南以元江
為南以車里為蔽又謂滇之要隘
有三東南八百老樹交趾諸蠻以元
江為鎖鑰是元江據五司之上游

元江志稿 序

實省會之門戶較他郡尤重不可
無志蓋志為史之基纂一邑之志
即成一邑之史執一邑之史而一
邑之興廢其地輿之要塞瞭若指
掌焉安在志一邑者究不可以治
一邑其然非備才學識三者不足

以云志別知幾言之基詳元江有

志創於前清康熙朝之章郡守
續於道光朝之廣州侯洎設教
十年間疊遭兵燹續修乏人文
獻散佚所謂清河漕社險祿天整
江南玉台雄據地鎮者幾乎漫無

元江志稿 序

可稽遑向履域之沿革風氣之純駁
文化之進步人物之流傳以及城
市鄉鎮之自治嘉言懿行之表彰
耶黃君礪汝來守是邦慨方志
之淪胥廼率鄉人士設局纂修以
文獻之徵考為行政之方畧上自

漢唐下迄近今政無分新舊民莫
論漢夷皆不辭煩瑣廣搜博採網
羅靡遺且考據不矜意見引用必
標名氏憲衷徵集尤屬難得既告
成尚序於余余雖生長是方但
以廿餘年服官鄂省凡足跡所

元江志稿 序

三

鍾聲不採風尚俗期以周知郡
國利病而獨於鄰邑志乘猶鮮
參稽不覺遺憾焉矧今也內多
伏莽誰實存之外接強鄰誰實
禦之自政廢心殫年用兵民生凋
敝盜匪遍野危機四伏果孰是

隱憂將來累累及未然哉黃君
於百度臨新之始而成此千載不
沒之志殆得庶政之要領歟當
不徒以炳麟見長並足為地方生
色也綜其書內分十三部都為三
十卷綱舉目張體例精嚴不但

元江志稿 序

四

傳後之服官是邑者知世愛之日亟
有所參稽即生長是邑者亦知
設險固守而自為興起以靖內禦外斯
志之功不亦大哉即黃君之功亦與斯
志俱並傳而不朽余是以樂為之序
民國十年夏月石屏陳鈞序

陳鈞印

序

劉知幾謂志原於爾雅車實齊謂志即古諸侯之史如晉乘楚檮杌魯春秋皆其類也德之志之與史如江漢之流而同歸苟一方無善志一代何以成完史其攸關於政治有大且速者當前清之季滇造之南之西及

元江志稿

序

自西北北與外人畫界所去地凡數千里甚云夙隸版圖之士司地亦不自知原其故蓋由於方志未詳載內府無底案可稽以致為外人所朦混甚矣志之兩係秦重而在邊徼為尤重也元江北距辰寧東通响町在古西南夷極邊之隅而去雲南省垣五百餘里之遙考之兩漢史以來

其疆域之界限無從而詳至唐有南詔乃遂領於銀生節度宋則儂智高之亂有窳及此者迄元始內附明置元江軍民府清初因之改設元江府而後風化日啓文物漸開始可得而稽焉修志之要首在疆域故必以山川正其疆界而沿革乃無由而改清鄭漢仲此言早為諸家所宗其

元江志稿

序

他義例則章氏遺書論之詳且備矣福璋官遊滇久於滇中山川遊覽幾半深慨夫當今之講輿地學者惟西南一隅頗多闕漏早欲聚地方之通儒達官各因其邑為之詳明而切志之乃半馬奔馳忽之未果環顧歲月倏已髦及今不圖於黃君礪汝過之黃君之知元江事也亦既改無不理

而以循聲著矣乃於公餘與邦人士暨前者代
行縣事之劉君料叙成為是志可不謂之任勞
而學歟余不暇與黃君推商條例參核故實第
自念當今之作史者苟能以民瘼為懷而已勝任
愉快胡夫存一方之掌故留千秋之盛業哉黃君
其賢於什伯庸吏也述矣假使令之為史者人

元江志稿

序

三

人爭自濯勵能自如黃君則邑各為志志若
豆徵此後何至有劃界之誤如前清也哉然
則是志也謂為黃君之政譜也可謂為一方
典章以備後之傳信也亦可

民國十年孟夏月會稽楊福璋序



元江縣志序

擁百里封土政有會治有要簿書符牘有張
施即豪俊當之亦常寔竭蹶不事虞竭蹶又
夫神棲志鵠夫編摩俾是封域內所系無鴻
纖可以眩茲未許者悉萃於一篇百年来士
夫中不數之遺者久矣礪汝是志其近時百

元江志稿 序

里侯中傑出者款猶憶 先大夫往者官南
服所之輒策心及是洎 文燈 近年以刑赦明
弼是邦諸令長以封內事來諮諏者私心亦
喜稱道及此惜也時不我與文不我會無復
草創之能讀礪汝是篇匪曰見獵亦且自視
欲然矣夷攷滇為吾國西南域一大都會毗

英儼注有清未造畫地見每楊霞老前似盛

稱元胎肇始外則方志未詳內則底檔未備

文燈 竊謂當是時將事折衝者率多儒慈陋

弁單居恒不志地文何學志乘何事編摩何

若一旦步趨壇坫外勢則乏遠憲寡問學

則鮮鈎稽以致舉吾封域或百里或什百子

元江志稿 序

里冥然界諸他族不自覺如吾礪汝者假是

時置身其間亦何至重辱賈是然則霞老謂

當時蒙吾族者亦還然吾族他族初不甘位

願咎也元江於茲百里封域中亦一大都會

民國有元以來封人士極生哺融洩樂幸不

復過涉及疆土事寢錄篇之成其萃削爰

潤於舊是日懲前其藏諸政府以備異時數
典者不虞之過是謂憲法一舉而造端宏碩
有是此尤文燈念憲所及敢為封內人士忻
慰靡極者也若夫治事端委有周丁諸賢
弁言備攷文燈不敏不復贅

中華民國十年重午節黔南易文燈序

元江志序

方志一書為史家之一而體例微殊作史者斷以年而志則斷以地所以紀夫政治典章沿革乎山川閩要以及風土民情人物學術無不窮源竟委歷如指掌焉然足以備史氏之採擇者是亦當代得失之林也顧其文徵所至皆可按籍而稽焉馬氏所謂征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今黃君疆汝奉

元江志序

調權元江知篆能於政事之暇即謀徵文考獻蒐遺羅舊求所以為治者因亟之於志乘之纂輯用心固速且大而用力亦良苦矣夫我滇自兵燹後各縣掌故大半佚失殘缺若元江地震邊徼風氣所限典籍淪亡老成凋謝求一方之足備徵信者迴難易乃黃君於瓜代之日即草志之告厥成功修廢舉墜泐聲卓著不愧為當代之

循良也余閱其綱目十三目列五十條分條晰體

例務嚴其足以信今而傳後直比古作者之林已於陳周諸序中言之甚詳亦不復贅言惟斯志之成也後之守土者得借此以徵文獻而資考鏡有裨於治理者良非淺鮮按其山川而險要可考矣別其種族而民情可見矣稽其田產戶籍而戶役可均矣振興學校教育而忠孝節烈士氣民風

元江志序

可葵蒸丕變矣今之作史者對於黃君遠大之謨猷恢宏之政績得無有愧色歟予與黃君相識最久風知其深於文學而兼有吏才果使能闡明學術淵源發揮政治能力必大有裨益於吾滇也不意此次慘淡經營以成書不朽蓋業竟遠出吾輩之數之希望固不僅如馬氏所云老於典故者黃君其賢於人誦述矣予故樂為弁言使後之賢者有

所取焉民國十年仲秋月曲靖孫志曾序

元江志序

三

元江志序

郡縣之志皆源於封建之史然晉之乘楚之檮杌吾聞其名未見其書惟魯之春秋得孔子筆削而其名大著而其書以信使無孔子則魯之春秋亦乘與檮杌之列耳烏足以流傳至今哉後賢不明此義或詳於疆域而圖畫繁多或逞其才思而詞藻富麗否則以胥吏案牘抄錄成篇而自詡掌故以此為方志是纂修者雖多論者終以盛宏

元江志序

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氏閩中陸璣洛陽而外絕無善本甚矣作者之難也雲南文化較遲郡邑有志者實少有之又或既於兵燹諸多散佚元江之志前清康熙甲午始纂於郡守章公道光丙戌續修於州牧廣公然咸同之亂幾廢既多迄於今茲其間典章文物足資考証者概付闕如考徵文不無缺憾南浦黃君礪汝權篆是邦將欲藉志乘以為施政之考鏡乃與邦人士設局纂修

越二年書成閱之細舉目張余今鑣形舉元江之疆

域物產人民民事一披閱而悉在目前誠足以遠紹前修昭茲來許黃君其賢吏哉余因之有感矣自官吏尊而權利厚於是擔登躡屨以求之者都畿省會之文項背相望顧其中半惜無所得一旦印墨緩若出膺民杜與以取資舍敷衍簿書要結紳衿薪以苟且一時甚或處置乖方毫無措手足求其洞垣一方足為百姓謀樂利者殆

元江志序

寥之不數觀得黃君之書而存之吾知官是邦者之展覽間必思百里之封域何以善繼善述致人民於富庶遠慶之風俗必思已往之名官循良何以步盛軌而祀馨區者胥於是乎在然則是書也謂之方志也可謂之治譜也亦無不可

民國十年孟冬月鹽興李正芬叙於省議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民國戊午夏奉派密偵武祿等屬
煙業道任元謀黃君礪汝遠軍斯邑
訪之已公出未晤聽輿頌咸為心儀
旋黃君調任九江返省晤譚極為歡洽
遂獲訂交今夏纂九江新志成當道大
人先生均為弁言品隲敘述恭詳矣復

元江志稿 序

况華為之敘自揣固陋辭不獲已敬受
而平讀之凡各序所已及者無煩贅衍
惟念元江在吾滇中夙稱瘴地官斯土
者靡不豫有戒心聞之歐儒言曰居人
日眾則瘴癘之泛而日減焉者元邑雖
有舊志紀載多疏蓋之兵燹之餘流傳

散佚無由識其土地之廣物產之豐今得
是志臚陳詳備有若禹貢山任職方地
志諸藉自此以往或墾殖或開墾或畜牧
特見方輿之未艾而富庶更不期然而然
且華尤有進者迨未滇中日憂將代
而物價昂公私交困及于乎君不可

元江志稿 序

如知有膏腴土地相率而振興實業
推漸廣滇西南數千萬里皆可以恒吾
民夫又何貧之患若此則黃君纂修
是志之功尤烈矣將以是志為嚆矢焉
民國十年秋七月昆明蔣松華謹序并書



藏書

元江志稿序

彌汝續修元江縣志成問序於余余武人曷敢言文然余兩人交最久且深嘉其苦心孤詣學元邑百餘年失修之志書而卒告成功有不能已於言者憶余年少時留學東瀛歸遭國變即從事於槍林彈雨間既而移駐荆襄者有年護國軍興余應唐聯帥召返滇雖仍廁身軍界已抱厭世之志將謀實業終老遂遷居元謀維時彌汝宰縣事與余舊雨重逢樂何如之彌汝旋調元江余亦經營鹽務於阿陋井兵革餘生久疏筆硯乃竟以元志問序余何人斯敢率爾操觚耶且其書之考訂精確搜羅宏富前後各序固已言之詳矣又奚待余之贅述哉惟余之所以不能已於言者誠羨

元江志稿

卷首 序言

其用心之遠且大也余聞之志者記也體例與國史微異國史記全國之大事縣志則記一縣之疆域沿革與夫秩官學校忠孝節義藝文雜志諸大端果使修輯及時尙屬易易惟元江縣志失修者已百餘年如有稽延將有文不足徵獻不足考之歎彌汝有見及此毅然自勵卒使上下數百年前後數十代之典章文物粹然大備在彌汝既以爲行政之資聞揚民智又俾繼起者不難於一續再續以底於無窮也是豈非其用心之遠且大哉余又何敢以不文辭而不爲之序耶爰書數語以誌彌汝之苦心孤詣云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年辛酉七月吉日霽雲由猶龍拜撰